

琴台客聚

彥次

長城電影公司演員（藝名洪亮）及副導演，與李大姐邂逅性格迥異，是一位謙謙君子。他平時自奉甚嚴，後來當了新中絲綢行（代理內地絲綢）的副總管，為人很節儉。

記得李大姐某次出遠行，特別囑咐要有空多陪伴謝先生（當時他們兩個千金還在內地）。謝先生某日說在中環請我吃飯。我記得地點在中環士丹利街鋪記斜對面的西餐廳。他點了一客西炒飯，並表示，我們飯量都不大，兩個人吃一碟飯足夠矣。餐廳送一杯熱飲，他盛意拳拳讓我喝，印象特別深刻。相反地，李大姐廣結善緣，為人慷慨大度，社會接觸面廣泛。

我有一段時期也跟着李大姐做社團記者。她認識不少工商界的領袖及名人，所以也為報紙拉到一些廣告。按照報館規定，記者拉到廣告，與廣告部職員一樣，都可以分潤，以資鼓勵和補貼。但她從來不取佣金，也不讓我們拿。當時我們的月薪只有180元，是普通銀行職員薪酬的一半，很是艱苦，往往捉襟見

肘。但從未有怨言。《正午報》大抵於1976年結束，李大姐從此退休。後來謝先生約於20年前逝世，她從此深居簡出。不少朋友包括筆者，逢年過節都會主動探訪她。

李大姐有一個長年陪伴她的菲傭Flora，對她忠心不渝，日常對她生活起居，照拂有加。後來李大姐多次摔跤，不良於行，近乎癱瘓，全靠Flora細心照料，為她做按摩，抱她出入洗手間，服侍她吃飯、作息，比自己親生女兒還要親暱用心。

Flora是虔誠天主教徒，除了周日去教堂，與李大姐寸步不離。

這是一個愛心滿滿的義僕，兒子在杜拜做工程師，曾勸她早早退休返去享福。她卻表示，她會逗留到為李大姐送終才返菲律賓，因為大姐需要她。

李大姐是有福氣的。她兩位千金達群、立群都是鋼琴演奏家。可惜她仙逝時恰逢疫情嚴重，殯儀十分低調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。我是由吳秀蘭兄通知才得悉的，以致送殯的人寥寥無幾，朋友滿天下、愛熱鬧的大姐走得太寂寞了！

願她在天國安息！

為她送終的義僕Flora (下)

大地遊走

周齡齡

參觀了抗美援朝紀念館，一行57位團友直奔碼頭，我們要上遊船看望我們神往已久

的鴨綠江。到了碼頭，57人目瞪結舌站在鴨綠江江邊，一片寂靜……因為放眼望去，這一條江河太奇特，她的奇特在於她的靜和美。

看過鴨綠江的人都說：「鴨綠江的寧靜不在她的波瀾不驚，水平如鏡；她的奇特在於她寧靜中的動感，動感中的優雅。」

鴨綠江的經典動作是梨渦淺笑——靜謐的江面上冒着一圈一圈小漩渦，小漩渦伸展四肢，和她的舞伴翩翩起舞。我們看着小漩渦以歡快舞步為閒靜的鴨綠江增添動感，那全是甜甜蜜蜜，安安靜靜，快快樂樂的小漩渦呢。鴨綠江的梨渦活潑甜美，她的淺笑漂亮動人，我們又怎能不為她傾倒？

鴨綠江的優美也在她的色彩，顧名思義，鴨綠本義是雄鴨脖頸的瑩綠色。我們站在鴨綠江邊，滿目皆綠，渾體剔透的翡翠綠，翠色欲滴，冰清玉潤，只消看着，足以讓您神清氣爽，心寧意清……一行57人正沉吟山水之際，「上船了！」我們有點不情願地離開江邊，隨着導遊登上兩層高的大遊船。遊船徐徐開出，我們泛舟鴨綠江上。

遊船在江上行進，一股鮮活氣息撲面而來，船上遊人傻眼了，大家紛紛貪婪地把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丹東之四

這世上最多養分的空氣吸進肚子裏。「鴨綠江發源自吉林省長白山天池，那純淨無瑕的池水源源不絕注入鴨綠江，讓她成為全國水質最佳的河流之一。」啊，難怪鴨綠江嘔氣如蘭，那蘭香直滲您的五內，直教人渾然忘我，如入仙境。

遊船繼續行進，「大家請注意：10分鐘後會有朝鮮小船停靠遊船旁邊，小船上由朝鮮人來做買賣；有朝鮮的香煙、白酒、工藝品，有需要的朋友請準備零錢。記住，千萬不要拍照！」遊船上沸騰了，「我們可以見到朝鮮人，可以買朝鮮紀念品，快準備！」鴨綠江是中國和朝鮮界河，江是兩國共用的，兩國船隻可在江上自由行走，上岸則屬違法；就是這個法則，朝鮮人每天駕着機動小舢舨在鴨綠江上做買賣，找生活。原來，鴨綠江不但靜和美，她更是養活朝鮮人的一個小窗口。

遊船在江中遊，江的兩岸分屬不同國家，鴨綠江讓我們近距離和神秘莫測的朝鮮人接觸，讓我們了解朝鮮點滴的風土民情——穿着藍灰色布衣，不苟言笑的中青年；矮小的土房子，破舊不堪的小廠房；拿着小竹竿，在小山坡上放牛



■鴨綠江的靜和美。 作者供圖

換地

地，給你種行不行？那看給我多少錢？」父親不包。小叔埋怨父親，說好的換地，換了一半，其餘不換了。兩家的地一家種，蓋上房子，打個水井，還能收點東西。不打井，旱天沒水澆地，誰家都收不到東西，等於白扔。聽小叔的意思，他想在南上河建房子安家，然後把我家的地給他，或者叫承包給他。

當我聽到這兒的時，恍然大悟，原來如此啊！心中當即決定，剩餘的地方，都不能再換了。見父親不同意，小叔對父親說：「咱倆是親兄弟，但聽話說在前頭。兩家的地不合在一起種，我打的井不給你用，親兄弟也不行。」聽到這兒，我開始重新審視他的行為。小叔最初提換地的事，我所以支持，是因為他表示一切為了我父親。小叔說我父親年紀大了，這兒一片地那兒一片地太過分散，朝一塊集中集中好管理，吃點虧就吃點虧吧！他這樣說，我的確是支持的。

小叔還告訴我，他把糞肥都運到南上河地頭了，把地換到一塊讓父親去種，他啥都不要。小叔這麼說，我是相信的。他在母子山上住，幾千畝的大山頂上，開墾多少地種只是想不想的問題。他不會在乎南上河那樣一星半點土地的。加之我也想把地集中集中，父親年紀大了，等他管理不了，便於我抽空管理，不至於因為過於分散而荒廢掉。南上河南面和西面，正衝着母子山，南上河東面是一處橫行如屏的山峰，北面是個溝谷，兩側是植被茂盛的山帶。北面幾里遠處，是鳳凰峪。可能因為相對的原因，鳳凰峪還有一個名字叫「北上河」。南上河的地、土層薄，那地方不耐旱還招風，與我們村距離又遠，路不好走，很多地其實已經荒蕪了。用村子周邊的地換南上河的地，就算面積差不多，地裏的收入差不多，不用跑那麼遠的路了，誰家和我們換地誰家賺便宜。把地換到南上河，集中起了一部分，管理容易些。我還想把蜂場搬到那裏去。那地方遠離村莊，周邊植被好，是定點養蜂的好場所。

午飯時，小叔跟父親說的話，還有那種迫切神情，讓我明白了其換地不是真的考慮到父親的種地難題，而是有其他因素。小叔家的地，換到南上河後，面積並不大。我家在南上河本來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有着當下的遺憾

從事影視製作的燈光師朋友已逐漸恢復在「疫情」前的工作量，朋友認為無論世界怎麼變，地球還是在轉動着，只是有難關時，看你怎樣奮力跨過去而已，因為生活總要繼續下去，他一直抱着「關關難過關關過」的信念，儘管每次困難後重新出發都是很難的過程。

這次朋友的工作團隊成員，還包括了他兒子，事因兒子大學畢業後，本來有份不錯的工作，但在疫情連番衝擊到香港經濟，兒子成了「失業大軍」的一員，幾十封的求職信如石沉大海，沒有半點消息，雖然燈光師工作不是兒子的「主戰場」，誰不希望將興趣變成事業，可是現實不一定能如願啊！所以面對在職工作遇到「現實」問題時，能選擇的工作往往只能「去興趣化」，即是放棄個人興趣，那又如何？不同的工作範疇也能增長知識呀！說不準將來兒子有個「機緣巧合」的機會，所學的知識還能在他的事業發展上幫他一把呢！

朋友的思維如此「樂觀」，他坦言是因跟兒子的一席話而改變了他那份「養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」的糾結心態；兒子說：「新的工作挑戰，並不影響我的情緒，只需要些時間作適度調整，可能我將來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，無疑今天離開原本那工作職場有着當下的遺憾，僅此而已！」為人父者指兒子比他看得更透徹，於是老懷大慰。

而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友人亦直指香港的各行各業，一直都需要年輕有幹勁的人才，只可惜現今「黑暴」的行為嚇怕了很多僱主，他們實在是害怕一旦有某人被解僱，換來是公司被人「裝修」，事實上某些人的腦子裏已經是「一團漿糊」，還加了不少的膠水，所以在聘請員工時，不得不多留些「心眼」。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近期常常有機會見到文雪兒，因為我們有些共同朋友，有活動她出現時我又出席，加上她細細個入電視台拍劇集我們便認識，數下有幾多年？不是幾多年，是幾多年了。不過我仍然叫她「咩咩」，上海話「妹妹」是也，記不起打從哪時開始叫她「咩咩」，總之今日見到她我仍然這樣叫，每次又必須向在場朋友解釋一次，兩人都不厭其煩。

最近一次吃飯共聚是在疫情沒那麼嚴峻的時候，朋友請吃飯，問我想吃什麼，可以有川菜、西餐、中菜揀，我立即答她：「我想去灣仔『川流』，喜歡那裏的食物。」朋友舉腳贊成，飯腳有黃建東。我也說要請文雪兒和朱偉星醫生夫婦，因為他們都是好飯腳。咩咩和黃建東不用拍劇，朱醫生和太太楊子矜常出外溫好野食，而這幾位朋友是認識的，坐下來便可以天南地北，實在太開心了。

那晚我到達「川流」，已見咩咩和楊子矜兩位靚人在談扮靚經。咩咩開美甲店、搞美容中心，靚朱太楊子矜原來都經常去幫襯，緣分由此起。朱醫生和太太跟主人家Catherine也講食，還在上菜時請「川流」的經理逐一介紹食物，包括家鄉臘肉胡椒餅、醋椒胡辣羹、回鍋本地黑毛豚、大連蜆頭拌茼蒿、燈影牛肉、



■六個人的飯聚要暫停了。 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疫情再臨，學生被迫提早放暑假，雖然不知道9月能否復課，但很多書商已發書單。本來今個學年下學期的書，乾淨到不得了，我已盤算好大部分可以留給弟弟用——有了網上教學，沒有了老師現場督促，孩子更少把資料寫在書本上，作業當然填滿，但一般教科書都十分乾淨，真不知是好事是壞。

太太準備下年的購書清單，還以為兩兄弟相差不遠，很多書可以重用。怎料短短兩年有三分一的書本已改版，真是十分浪費。她說在溫哥華讀書時，全部中、小學的用書都是學校免費提供，一級傳給一級，不用年年購買年年丟掉，又環保，又省錢。孩子亦從小培養愛惜書本的習慣，每一本書都是屬於大家的，不能胡亂放置或塗污。偶爾當然有學生塗污，但若是無傷大雅，或是能幫助其他人理解課文的備

教科書惡夢

註，老師都不會塗掉。若是惡意的損毀，由於每本書都有記錄是誰借了一年，老師都能追究，也可以叫該學生賠償。

香港的書商，動不動就改版，換一幅插圖也改，要大家重新購買書本。每一年學生的課本都大一疊，不到5個月便不用了，實在是堆填區的人為負擔。太太還記得十多年前，中學畢業，不捨得丟掉書本，便拿到書商去賣，和媽媽搬着重重的課本去旺角，一堆書只換來20元，因為太熱及太辛苦，便拿了一半金錢去買飲料。真是香港人難忘的記憶！

雖然現在多了衛生原因，或香港人多有潔癖，都不願分享書本，但世界趨勢是環保，教育局、書商、學校都應想辦法，盡量減少垃圾。學校也有很多校本課程，用普通紙裝釘好，家長也應教育孩子要好好回收，學期末時一起拆釘拿到回收箱去，希望可以減少到「學習廢物」。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賈政打寶玉是《紅樓夢》裏的一場重頭戲。先是忠順王府派了長史官，來向賈府討要被賈寶玉勾引在外、幾日都不歸家的琪官，驚得向來謹慎穩重的賈政一身冷汗。緊接着賈環又火上澆油，在賈政耳邊造謠，說寶玉逼姦母親貼身婢女金釧不成，致她含羞跳井而亡。這兩件大事一下就把賈政素日對兒子的不滿全部點着了，痛打寶玉一頓是在所難免。

兒子再不濟，也是自己的嫡子，沒有下死手要取他性命的道理。可那日，在外人看來賈政似乎是在要打打死寶玉。小廝們已經把繩子在凳子上的寶玉，換來十來下，賈政猶嫌打得太輕，一腳踹開閤板的小廝，自己奪過板子，咬着牙狠命又打了三四十下。後來妻子王夫人聞訊起來勸解不成，倒更激起他的怒火，不但手上的板子打得越發又狠又快，還忙不迭聲地叫小廝去取繩子，要直接勒死寶玉。

也因此，有些探究《紅樓夢》的人甚至認為寶玉可能並非賈政親生。虎毒不食子，賈政違背常情痛毆寶玉，並非他本意，而是看客們忽略了一個事實：作為一個父親，在外界高關注度之下，必須要維護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。換句話說，人生如戲，做父親的也要完成好自己的社會表演。

向來遵從儒學的賈政，在朝廷上下，在家內家外，都享有以身作則守衛綱常倫理的讚譽。他養在

家中的一群幫閒門客，更是日日將他捧成奉行儒學的在世典範。如此嚴父，本應治家嚴禁，嫡子卻在外流蕩優伶、表贈私物，在家荒疏學業、淫辱母婢，此等有辱家門的做派，已經讓做父親的大失面子，更何況門客們不巧又都圍觀在側。無意間角色轉換，門客們成了一群極具監督性質的看客。

有人圍觀，就好比架起了直播鏡頭，以打兒子來彰顯家風威嚴、維護父親表裏如一角色的演出，就這樣開始了。此時的父親，愈是面目猙獰，愈是下手狠辣，聲譽和威嚴便能在輿論聲中博得更多加持。

知夫莫若妻。一旁哭鬧的王夫人說：「打死寶玉事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，豈不事大！」言下之意，便是趕緊罷手吧，萬一氣壞了老太太，你還要背上不孝的惡名。

我小的時候，跟幾個同學去河邊玩。看到柳蔭下，有個赤着上半身的中年男子，坐在河邊聲嘶力竭的乾癢。在他旁邊，躺着一個一絲不掛的小孩子，彷彿睡了过去，一動也不動。孩子看上去只有六七歲的樣子，頭髮上還有泥沙乾了的痕跡。在駐足圍觀路人的勸解聲中，我們得知父親專注釣魚，孩子不慎溺水夭亡了。看到有新的路人圍觀，這位父親的哭嚎聲立刻響亮了許多。

失子之痛，肝腸寸斷。身為人父，如何哭嚎都會讓聞者忍不住跟着悲傷。只是每每有人圍觀，在社

會屬性中的表演學，難免又要跟着忍痛開始。這樣說一位父親似乎冷血又殘酷。不過，或許只有這樣，他內心的自責和慚愧，便可稍稍減輕幾分。朱自清在《背影》裏一段描述父親穿過鐵道爬上台去給他買橘子的過程：父親是一個胖子，走過去自然要費些事。我本是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讓他去。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蹣跚地走到鐵道邊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難。可是他穿過鐵道，要爬上那邊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我趕緊拭乾了淚，怕他看見，也怕別人看見。

在此處，看着父親步履蹣跚的樣子，兒子心酸落淚，卻怕被父親瞧見。起初只以為兒子怕難為情，時至今日才讀出其間深意：做兒子的不願讓父親察覺，有人圍觀了他狼狽的樣子。因為即使圍觀者只有一人，即便這個人是自己的兒子，父親的表演學還是會下意識的開始。

香港疫情再起，且來勢洶洶。眼看着就要解封的關口，又遙遙無期。父親最近預約入院做了一個手術，還好不算兇險。那日，他剛從手術室被推出來，我就和陪在他身邊的家人，接通了視頻。電話那一端的畫面中，父親全身麻醉之後藥效還未盡散，得知是我在與他視頻連線，眼睛都無力睜開，居然已經嚙語連聲：我的傷口不疼，很快就好了，你認真上班，不要記掛……瞬間淚目。